



当时的情况是新式会计进展维艰，旧账人员要改管新账容易，新账人员对于旧账不知如何下手，却还牛哄哄地“藐视旧账，严加批评”，引致新旧司账人员的不“和谐”

# 改良中式簿记 始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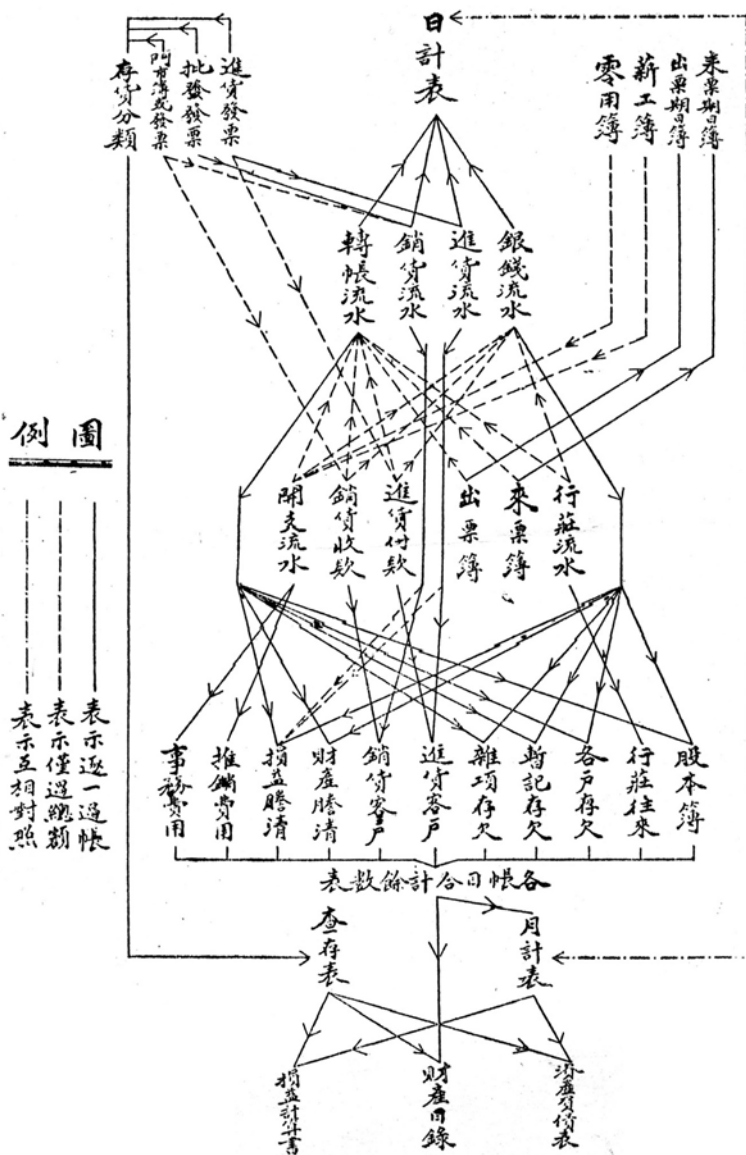
汪一凡 /文

在清末民初“西学东渐”过程中的某些领域里，西学纯属“填补空白”，即国中没有健全的对对应体系，如近代物理学“打遍国内无对手”，推行就较为容易；但是，有些原来已经存在对应物的领域，无论是优是劣，与西学总会相互较量、相互排挤，如何妥善处理“西学”与“中学”的关系，实际上是个大难题。有清以降，国中占主流的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思想，即尽可能沿续传统，不过多触动原有基础的吸收修正方式。以蔡锡勇先生的《连环账谱》为例，他就是确实下了研究功夫，尽可能采用当时中式簿记的概念和模式，同时吸取复式簿记的精华加以改造，便于西学“悄悄地进村”，为国人所接受。一位非会计人士百忙之中如此认真地做事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但在当时，也确有以“海归”为主体的一些激进人士，看不起“中学”，连稍加了解的兴趣都没有，便主张完全废弃，这往往引起“海龟”与“土鳖”两派的冲突。其中，最有代表性和戏剧性的，当属1929年的“废止中医案”。

其时，与国语、国旗、国画、国术等

类似，中医自称为国医，且已经通行开来。西医有所不满，因为与国医相比，总有“非主流”的感觉，遂议决将中医改称为“旧医”，西医则自称“新医”。1929年2月，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集中央卫生会议，通过了留日医家余岩（云岫）的提案，议题是“废止旧医，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”，主要内容是：现有旧医要登记，接受补充训练，发给执照，准予经营；旧医登记到民国十九年（1930年）底为止，补充训练到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年）取消，以后不再训练；并不许登报介绍宣传、办学等。根据该方案，待现有中医人员寿终正寝，中医也就自然“绝后”，无疾而终了。上海中医界反应激烈，一千多人停诊一天集会，药店老板职工也有几百人参加，会议向全国中医药界发出快邮代电，定于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总商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。会上，各省代表用方言致词，相互听不懂，有些代表是高龄名医，登上台后连口都不会开，不过“群情激昂”倒是一望而知的，最后推举出五位代表赴南京请愿。在代表出发前后，报纸天天采访报道，各界纷纷

通电支持，沿途中医药界迎来送往，好不热闹，趣闻多多。在苏州，于寺观里吃过素菜后，两位有大烟瘾（时人美其名曰“烟霞癖”）的请愿代表还被接待到狮子林去“香两筒”；到南京后，分头走访南京政府要员，反应良好。行政院院长谭延闿说：“中医决不能废止，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，非但不废止，还要加以提倡。”一边伸手让请愿团长诊脉处方，第二天这张处方成为各报必登的“要闻”；大书法家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一针见血：“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，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，就等于由牧师神父来管和和尚一样”；卫生部长薛笃弼是法学人士，受冯玉祥推荐出任该职，对中医西医本无偏见，却因此事受到各方压力，要掣纱帽不干了，据说当局深恐得罪了冯玉祥，不但竭力挽留，还下手令说卫生部西医如再干涉中医行动，以后卫生经费，政府完全不负责，卫生部次长等噤若寒蝉，不再发言；最后是主席蒋介石接见，用操宁波土音的国语表态：“你们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，你们放心好



會計雜誌 第二卷 第一期

二四

能相互合作……鄙人认为旧账人员，一经研究，即可改管新账，而新账之人，反于旧账不能下手。故藐视旧账，以致新旧不能合作，实于会计改进前途大有妨碍。”（《新式会计方法在中国之过去与未来》，载《会计杂志》第三卷第二期1934年）本专栏《如日中天徐永祚》中引用徐氏自述，他在对中式簿记认识上也曾走过弯路，从因无知而主张废弃，到调查后观念为之一变，认为确有维持之价值，决难废弃，需要加以改良，并制定标准化方案，以收普遍改良之效。这应是适合当时大环境的最佳策略。

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在《会计杂志》上刊登《本所为调查我国旧有会计制度及习惯启事》，曰“我国会计起原甚古，……但制度不一，习惯不同，各地各业所用者皆各行其是；且簿记既无专书方法，徒凭口传，以致虽有优点，湮没不彰，殊为可惜。本所有鉴于此，拟调查各地各业之旧有会计制度及习惯，以作我国改良会计之参考。倘有熟悉旧式会计手续或其掌故者，请勿吝赐玉，无论长篇短篇、文字格式，均所欢迎。本所除从丰议酬外，并刊载于会计杂志，以供国人之参考焉。”

会计学家李鸿寿先生有一段文字，描述了计学的历史沿革：“周秦之间，为中国学术鼎盛时期，然九流之中，独无计家。但以轍近出土之先秦故物观之，则有计官之玺，是则于古固未尝无徵也。自汉以后，重农轻商，已成为传统思想，操奇计赢之术，为学者所耻谈，因此计学一科，遂以湮没。尝考我国固有之簿记，除大规模企业如典当钱庄之用复式者外，余则多为单式商人视记账为“勤笔免思”而已，无所谓会计学理也。至于执笔者书之士，亦决不愿以宝贵之光阴牺牲于锱铢必较之事，固我

了。”一锤定音，中医们凯旋而归（参见陈存仁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第五章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）。

计学领域的变革，也和当时历史环境大致吻合。新式会计要在新办企业推广，自当不成问题，但对于已经应用中式簿记的大量工商企业来说，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。直到1934年，谢霖甫（即谢霖）先生的文章说明，当时的情况还是新式会计进展维艰，旧账人员要改管新

账容易，新账人员对于旧账不知如何下手，却还牛哄哄地“藐视旧账，严加批评”，引致新旧司账人员的不“和谐”，对改进前途大有妨碍。其原文为：“新式会计方法，自较中国旧式账簿为善，无待烦述。所以未有充分之进展者，考其原因，约有三端（一）账簿系用横式，为旧司账员所不习惯（二）纸张文具均用舶来品，价值自较昂贵（三）新账人员藐视旧账，严加批评，致新旧司账人员不

国古代会计书籍，除唐李元吉之《元和国计录》……等书，可供研究政府会计沿革者参考外，其余商业簿记会计，均无书籍；而学习簿记会计者，亦仅口传心授……清末民初，关于会计簿记之书籍，虽有十余种，但大多译自外籍，且系简单之概论纲要。截至民国十六年，现在尚未脱版之书籍，不过二十余种，计学之幼稚，可见一斑。”（引自中国会计学社编纂《会计季刊》第Ⅱ卷第3期237—238页）简言之，从先秦开始，就有计官的实践活动（有印玺为证），但因重农轻商、耻谈货利的文化传统，几乎没有计学，也少有计学理论书籍。文中“民国十六年”乃1927年，正是徐永祚先生首次开讲改良中国会计问题之时，恰可由此文得知其时的外部环境。

在这样荒凉的园地里，第一次有了改良中式簿记的正式文本和标准化方案，无中生有，殊为不易，不能不说是重大的原创性贡献。《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》分为“引言、改良意见、改良之经过、方案大纲、账目分类、账簿组织、记账及结算方法、结算及结算表编制法、各账簿记账顺序图、中式账簿记账须知”等10个部分，篇幅达28页，从形制和内容上，用现代语言可说是“会计制度”与“会计工作规范”之集大成。总的感觉是：从研究方法上，其以科学、务实的态度，不带偏见地将西式簿记与中式簿记的精华融会贯通，对当时的中式簿记做出确实的改进。兹从“方案大纲”摘录几条略加评点。

“一、欲求会计之整理明确，必须采用新式会计原理与复式簿记法则，此为本方案一定不易之宗旨。”

评论：科学改良的大原则极为明确。

“三、复式簿记之左借（debit）右贷

（credit），犹之中式簿记之上收下付。复式簿记之分录（journal），犹之中式簿记之转账。复式簿记之借贷，以科目为主，中式簿记之收付，以现金为主，故所表现者适得其反，吾人但知其相反可而，何必为形式上之改革，故中式簿记现金式收付之账法，本方案仍照常采用。”

评论：在西学的对应事物已经存在，且为国人所习用的情况下，强求无关紧要的变化，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阻力。徐氏注重的是“神似”而非“形似”，不拘泥于强求形式上之改革，在当时应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也因其“所表现者适得其反”，用惯了借贷法的今人常觉得现金收付记账法匪夷所思，有种神秘感。20世纪70年代中期，笔者在福建上杭古田乡任生产队出纳兼保管，其时没有任何会计知识，常听谢姓会计谈及记账，仿佛还记得“收：稻谷 付：毛猪”，因为“听不懂的才是学问”，极为崇拜。后来知道，现金收付记账法是以现金作为“主体账户”，会计分录是围绕主体账户来阐述的，即从卖稻谷收到现金，支付现金用于购买毛猪的交易，如此也就能理解了。

“七、结算必用四柱法。所谓四柱法者，即吾国古代四柱清册之旧管、新收、开除、实在是也。凡各种账簿之结算，必分别四柱；各种结算表之编制，必表现四柱。此为本方案特别采用之方法，其效用无穷。”

评论：徐氏特别强调采用我国古代的“四柱清册”及其“效用无穷”，引出一个可能相当重大的问题，篇幅有限，此处点到即止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“八、组成会计之实体，与类别收付之性质者，为账目。账目必有一定之分类，记载收付之颠末与财产之增减者，为

账簿。账簿必有一定之组织，故本方案特根据簿记原理与会计法则，并照吾国商界固有之制度与名称，订定账目之分类，与账簿之组织。”

评论：账目没有固定分类、各种账簿相互关系不清是当时中式簿记实务的痼疾。徐氏首次系统性地解决了这一问题。本文附图是《改良中式商业簿记方案》中的“记账顺序图”，表现各种账簿之间的对照关系和记账顺序。以今人的角度视之，仍觉不得要领。细看之下，可知当时因商人极讲究信用，“口说为凭”即可，原始凭证缺乏或不规范，所以需要各种流水记录簿、辅助记录簿来代替或补充，账簿种类当然比现在繁多，关系也就复杂了。

后来的发展如何？时人的一段文字说明，徐氏公开演讲后不到一年，因标准化带来的进展是神速的：“上海名会计师徐永祚氏本其十余年教授之心得，及执行业务之经验，标揭改良中式簿记之旗帜，登高一呼，各界响应。会同上海市商会开办补习学校，负笈人士，肩踵相接，并印行簿册，编辑论著，风行各地。综计一年之内，先后采用者，竟达数千家之多，其收效之宏，推行之速，诚有出人意表者。”（引自李梦白《对于改良中式簿记原理之另一贡献》，载于《会计杂志》第六卷第5期，1935年11月1日）而从长期来看，改良中式簿记中的有些思想和方法，经过历史传承，已经溶入于我们当今的知识体系，其最具代表性的“现金收付记账法”，也在银行业和农林业等沿用到1993年，因会计制度改革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“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”后方告结束。📖

（作者系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）

本文责任编辑：陈志伟